

張天翼文集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 天 翼 文 集

第 二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319,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内精装2,500册）

书号：10078·3504 定价：精 3.25 元 平 1.90 元



三十年代初作者与父亲摄于杭州

编 者 的 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 1922 年至 1982 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 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 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 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 《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 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 尽量保持原著面貌, 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 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 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三种：按初版先后编次。

《移行》 1934年10月20日初版

《团员》 1935年12月 初版

《畸人集》 1936年1月20日初版

第二卷目录

移行

包氏父子.....	3
保镖.....	46
我的太太.....	61
直线系.....	73
朋友俩.....	96
笑.....	108
温柔制造者.....	126
移行.....	145
欢迎会.....	180

团圆

团圆.....	211
奇遇.....	230
报应.....	245
小账.....	274

蜜月生活·····	302
请客·····	316

畸人集

前记·····	331
畸人手记·····	333
善女人·····	374
出走以后·····	414
一九二四——三四·····	432
呈报·····	456
菩萨的威力·····	473

存目：

- 仇恨(见第一卷《蜜蜂》)
- 面包钱(见第一卷《小彼得》)
- 梦(见第一卷《蜜蜂》)
- 小彼得(见第一卷《小彼得》)
- 路(见第一卷《蜜蜂》)
- 猎肠子的悲哀(见第一卷《小彼得》)
- 鬼土日记(见第五卷长篇小说)
- 二十一个(见第一卷《小彼得》)
- 皮带(见第一卷《小彼得》)
- 找寻刺激的人(见第一卷《小彼得》)
- 搬家后(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 三太爷与桂生(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稀朽的恋爱故事(见第一卷《小彼得》)

荆野先生(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报复(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蜜蜂(见第一卷《蜜蜂》)

时代的英雄(剧本见第四卷末)

老少无欺(剧本见第四卷末)

注：《荆野先生》原题《从空虚到充实》。
《菩萨的威力》原题《菩萨也管不了了》。

移 行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 10 月 20 日初版

《良友文学丛书》第十三种

包氏父子

一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

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

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手——伸出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凌空地扒了几扒：

“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

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

“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作兴过年嘛，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

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住，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一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象个人儿。不过——噯，学费真不容易，学费。”

说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学费”是什么东西。

“学费”倒不管它。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呢？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象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中学高中部城”。

“露，封，挂，号，”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

天花板愣了会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象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地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象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有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象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俺。”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本来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

突然——砰！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拍胸脯，脸上陪着笑：

“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象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走路来象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

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

“你不是留过两次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老包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说：

“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包国维叫了起来。“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象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利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盯到了书上：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

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象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

“谁说包国维象瘪三！很漂亮哩。”

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涂着蜡，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

他把《我见犹怜》一捧，抹了抹头发。

老包好不容易等到包国维摔了书。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制服费，……”

没人睬他，他就停了一会。他摸了三分钟下巴。于是他咳一声扫清嗓子里的痰，一板一眼地说着缴学费的事，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说错似的。他的意思认为去年做的制服还是崭新的，把这理由对先生说一说，这回可以少缴这意外的二十块钱。不然——

“不然就要缴五十一块半。这五十一块半——现在只有——只有——戴老七的钱还没还，这回再加二十……你总还得买点书，你总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独言独语地往下说：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来还是象新的一样，穿起来。缴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话，总好少缴……少缴……”

包国维跳了起来。

“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

老包对于这个答复倒是满意的，他点点脑袋：

“唔，我去缴。缴到——缴到——唔，市民银行。”

儿子横了他一眼。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二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了一屋子，都是象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